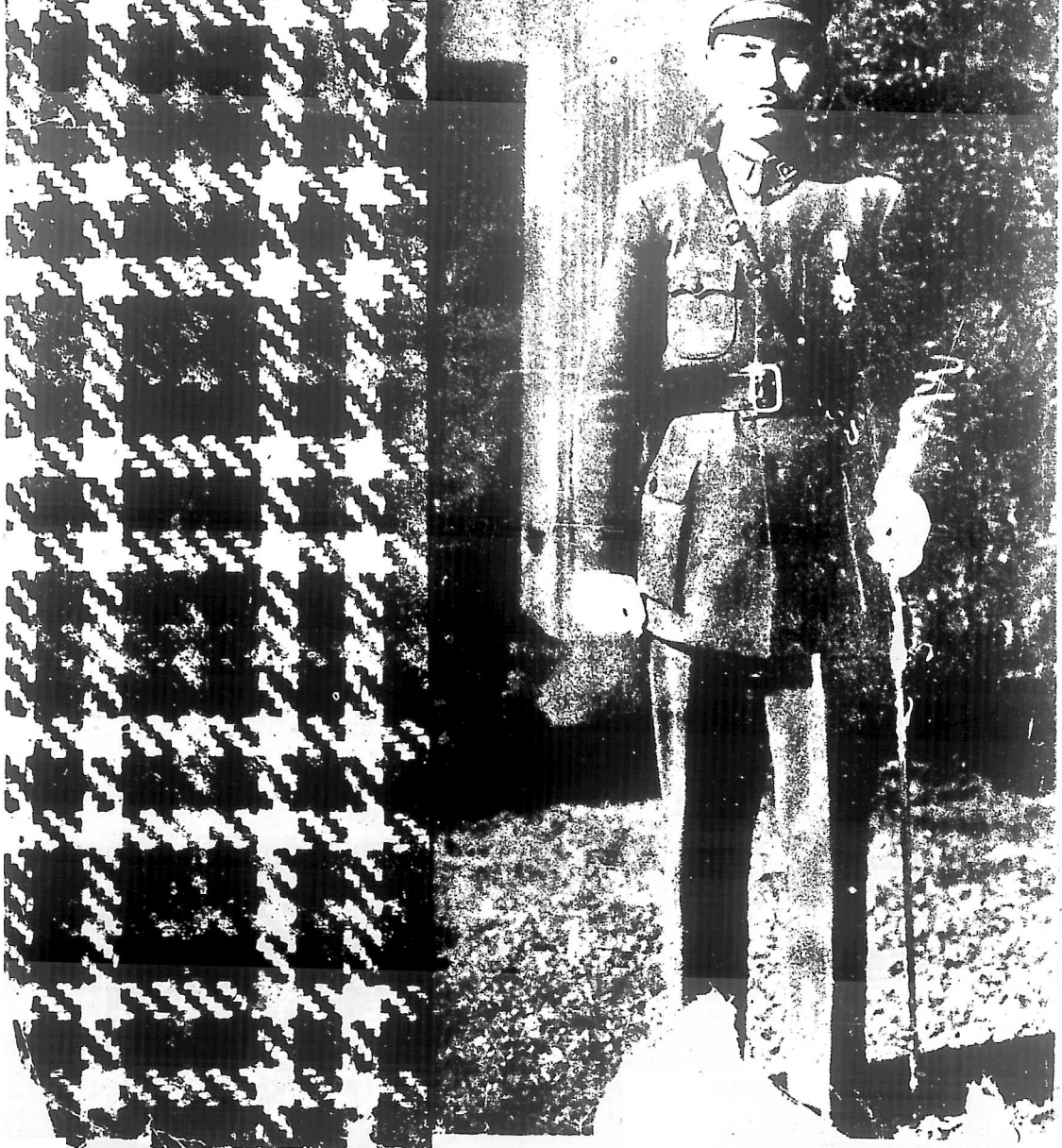


★ 期 一 第 ★





戰地的誕生

觀志

我們隨處可以看到，在抗戰最艱苦中，文化救亡的刊物是佈滿了各處，尤其是上海。上海非但是抗戰場的前線，而且也是文化的中心點，集中了一切。

依照估計，文字的刊物最多，大約將有四十種，畫報的刊物也有二十餘種，其他還有歌曲，漫畫……等等。

「戰地」誕生得太遲了！當我們計劃着工作的時候，有一位朋友向我這樣說：他當然是認為目前救亡文化已經足夠了。但是，我就把我們的計劃，使命和目的都解釋給他聽。

其實「戰地」的誕生不單是為了文化救亡宣傳而出世的，除了文化救亡宣傳之外，我們更負起了一統一的使命。在已有的幾十種刊物內明白的表露着各種性質，雖然有些確實是懷着最大熱望，負起了他們的責任，然而，正有許多許多的刊物，毫無目至無目的，坦白地說是專為了一「投機」或了一「營利」的。

在現在非常時期，我們應該用盡我們的力，担负重大的使命，放棄自私。

「戰地」就是要把所有的都打成一片，圍結一條鞏固的防線。

我們要徵求公正的言論，對於民族的抗戰有所指示，我們要集合戰時的攝影，把敵人的殘忍性的暴露，我們要總家戲劇，小品，時評，漫畫……等，文化抗戰永遠不息。

「戰地」，是大家的戰地，集合大家的力量，以達到最後目的。

戰地和戰時

潘公展

沒有到過戰地，決不會知道戰地生活的如何艱苦，更不能知道戰地生活的如何壯烈。

沒有經過戰時，未必能體會到戰時生活的困難，也未必能想像到戰時生活的辛勞。

將士們到達了前線，一個個興奮地在戰地鬥爭着，絲毫沒有厭倦，也絲毫沒有躲避。誓與戰地共存亡，這是何等偉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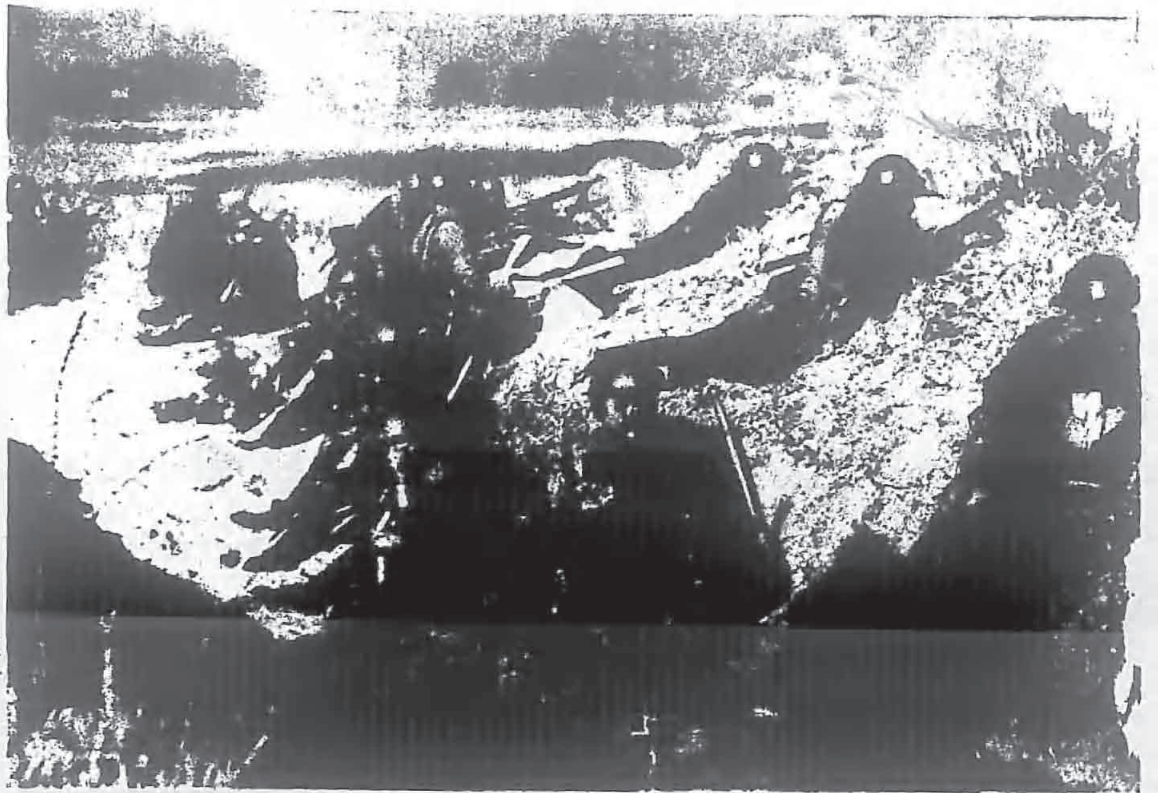
然而一看那自居後方的民眾們，雖則確已到了戰時，有幾個人在那裏辛苦地困難地做着抗敵後援的工作？霓虹燈，香檳酒，爵士樂，美人窩，依舊是高等華人的醉生夢死！這豈是真所謂「戰時如平時」？

度戰時生活的民眾們，你們的確應該改變你們的生活形態，雖則不是戰地化，至少要成為戰時化。否則你們得準備做亡國的奴隸！



民眾都要
有防毒常
識並且應
該擁躍捐
購防毒面
具以接濟
前方將士

。戰影圖。



敵人不顧「人道」「公法」施用毒
氣，我軍沉着準備決不退讓。

。戰影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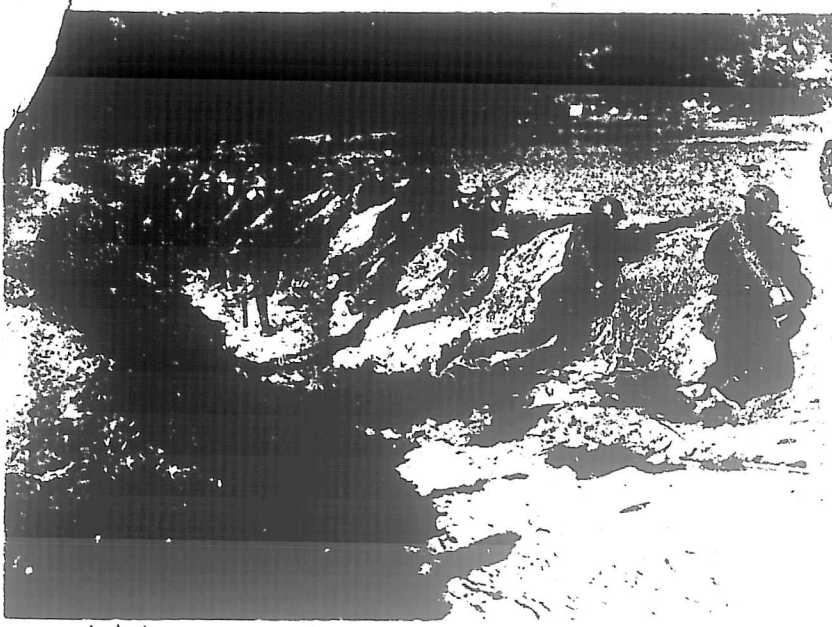
抵抗！

祇要有一兵一卒一
彈誓死抗戰到底。



壯士的肉體列戰第二道防綫
·戰影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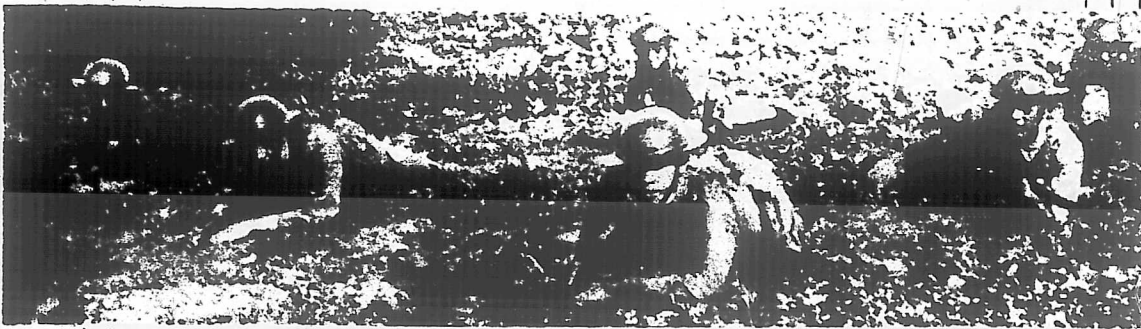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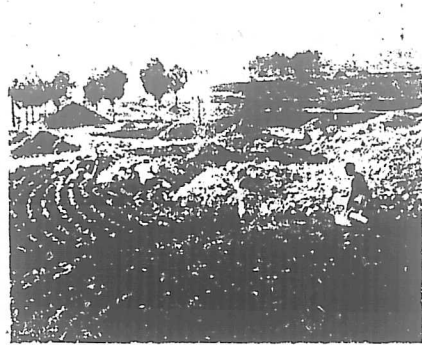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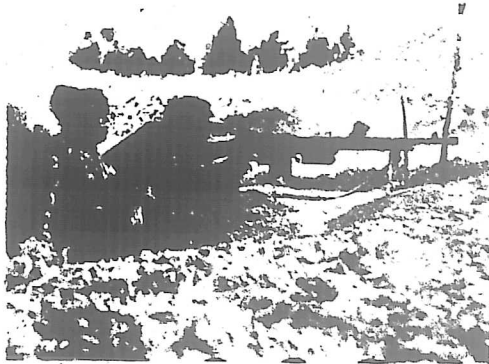
勝固不驕敗亦不餒，
最後勝利必屬我們的。

匍匐前進，先烈的
墳墓就是我們的戰
壘。

·戰影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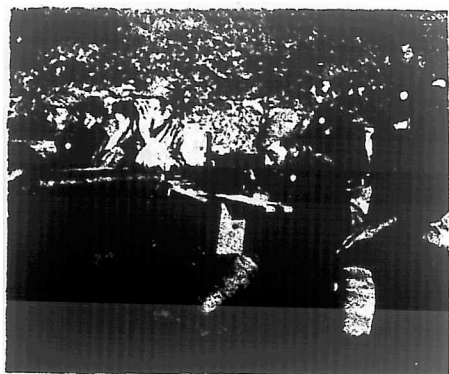
！搏肉去上衝！刀刺上！開散



我軍的
輕機關
槍藏在
偽裝網
下阻止
敵人前
進
·戰影團·



密集的
火花結
成火網
堅守着
自己的
陣地
·影戰團·



重機關
槍隊已
經佈置
了陣地
予以打
擊者以
打擊
·戰影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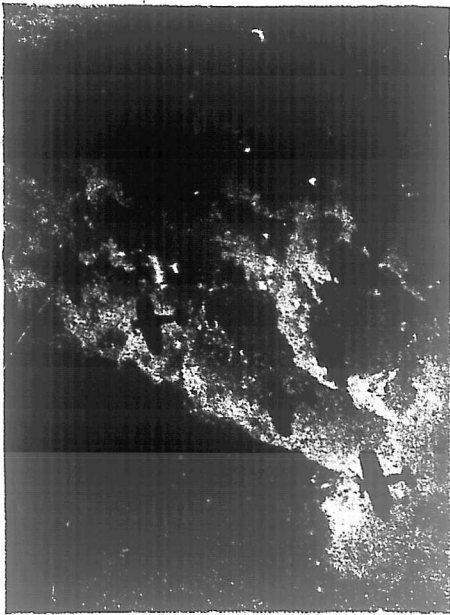


我們的軍士，按着機槍等
待敵人來送死。
·戰影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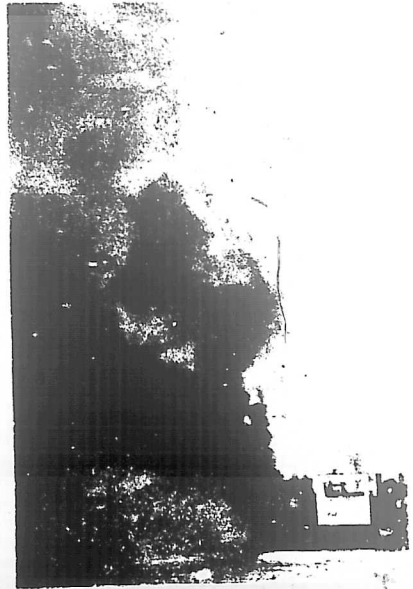
最後三個士兵立誓與
陣同亡。
·戰影圖·

！行暴



敵人的空中暴虐是世界大戰以來所未有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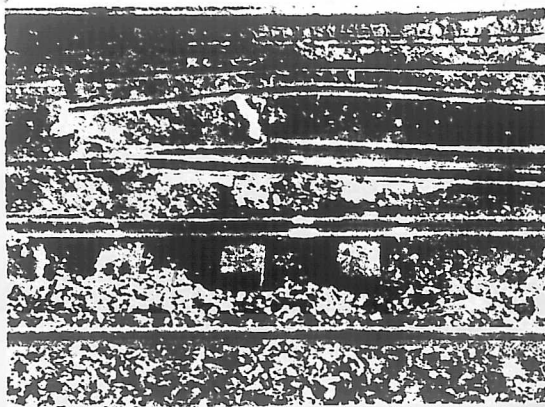
沿江的工廠到處燃燒



難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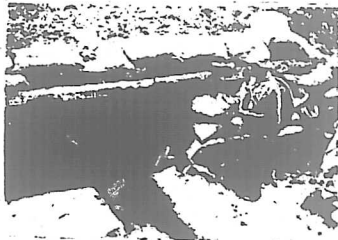
死傷千萬

一切交通任意破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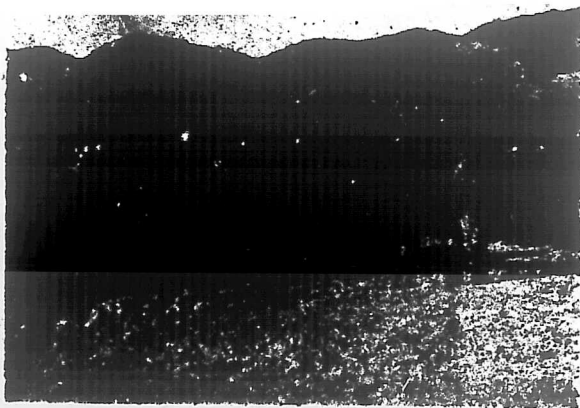


戰影團團長
兼我們的編
輯羅毅孫先
生在前方會
長官。



工事堅固

兵力濃厚



士氣盛旺

粥碗兒

苓君

街頭劇

灑天砲火已無家，
巷尾街頭日暮譁。
此是人間真地獄，
小香到處喚爸爸。

人：小香——九歲女孩。

漢子——人販子。

青年——工人。

少年——學生。

老頭——小香的父親。

警察

路人——甲，乙。

這一幕悲劇，發生在某日某時某一個街頭

裏。

一個凶臉的火漢，攜着一個弱小的女孩子，匆匆地走在街上。那孩子，從她的瘦小的身子，悲哀的臉色上，處處都逼人可憐，二隻晶瑩的眼睛，陷在皺促的眉宇下，眼眶裏不斷的湧着淚水，她不聲的哭，祇是嗚咽着。

大漢穿着一件黑色印綢的長褂，在他歪戴的呢帽下，藏着一個凶惡的可怕的脸，臉頰上繞滿了短髭，他一手牽着那小孩的膀子，大踏

步的走着，可憐的小孩，踉蹌地跟在後面。哭着，哭着，不住回頭向後面看。

在路中開始着一幕悲劇

小香 爸爸！爸爸！

漢子 別吵！小東西！（凶狠地）

小香 爸爸！我要我的爸爸！（她哭着不肯走）

。

（他們就停滯在行人道的中間，在他們的四周立刻圍上幾個看熱鬧的路人。）

漢子（拉着她的手。）幹嗎——快點兒走！

小香 我……我走不動了……（懇求）

漢子（惱怒地）媽的！假模假勢！

小香 我實在走不動了——在這兒息一會兒吧

！我的脚痛……（她悲慘地嗚咽着，沿着街牆把身子漸漸地蹲下去，二手撫摸着傷腫的腿）

着傷腫的腿）

（這時熱鬧的人們圍着一大羣。）

漢子 你走不走？（他猛烈向孩子踢一腿，她

抑不住把身子向前衝出去，二個膝盖就

叩在地下，像跪着的樣子，她痛極而大

哭了。）

小香 大爺！大……大爺！饒了我吧！

漢子 媽的！叫我什麼？

小香 大爺……大爺……

漢子 叫我爸爸！記着，我現在就是你的爸爸

了！

小香 哦……爸……爸！

（圍着的人越來越多，大漢好像有些着急似的。）

漢子 那麼快些起來，趕早回家去，明兒我帶

眾人

你上南京，坐火車，坐火車……

小香 我不去！我情願就在這兒。我……我不

要坐火車我要爸爸……

漢子（又激怒了）不去也得去，說好的不聽，

看不上風雲氣色。走！別磨磨！（一手

抓着孩子的衣服，用力提起來。）

小香 哦……我不能走……我走不動……爸爸

！（他被大漢大力地抓着，痛得她直叫

。）

漢子 不成，不成，走！走！走！

小香 我不走，我不願意跟你走。（倔強地哭）

漢子 怎麼啦！小雜種！你敢不聽你爸爸的話

？

小香 你……你不是我的爸爸——爸爸不會罵

我的，爸爸沒有打過我的，爸爸也從來

不迫着我的……

漢子 他媽的！說什麼？——順手一下巴掌打在

那小孩子的臉上。）

小香（哭得利害）爸爸！我的爸爸……

漢子 你嚷？我揍死你這雜種！（他伸着粗大

的拳頭，沒頭沒腦地向小孩的頭上打。

左手還緊抓住孩子的頭髮不放。）

（小香越哭得響，漢子越打得利害，他

那樣粗暴的舉動，引起了眾路人的不平

。首先就是一個穿着破舊衣服的青年工

人看不過去，他立刻從人堆裏跳出來

。

青年 放下（他抓住大漢的左手。）

漢子 滾你媽的！你管不着！

眾人 放下！叫你把手放下！

甲 可憐那孩子痛死了。

乙 天下那裏有這樣惡毒的人。

青年 (厲聲對漢子) 放下！你敢欺侮孩子？

(大漢的左手把孩子的頭髮鬆了，孩子倒在牆角下抽噎。)

漢子 (二手叉腰) 怎麼！欺侮孩子？難道爸爸

教訓孩子也要你來干涉？

青年 好不要臉，你假充爸爸——照實說，那

孩子是那兒弄來的？(嚴重質問)

漢子 (譏誚地) 那孩子是我的老婆生出來的。

眾人 哼！別再裝假了。

漢子 (向大眾) 咱們各吃自己的飯，各走自己的

路，朋友！這件事勸你們都不要管吧！

眾人 一定要管！

漢子 要管也管不了。

青年 那我得試試看。

漢子 好兄弟！咱們無冤無仇，你也犯不上。

青年 你爲什麼欺侮孩子？

漢子 這世界上的事，不能像你看得那樣認真。

誰有錢，就誰有勢，我能養活那孩子，我就有權去教訓那孩子。

青年 有錢有勢也不應該欺侮人。

漢子 哈哈！咱們什麼路道你不知道吧！老實

說，那孩子不是我女兒，我也不是他的爸爸。

青年 怪不得你這樣狠心打她。

漢子 但是，我剛才說過啦，她是我養活的，

就不應該你管來了。

青年 仗勢壓人，誰都要管。

漢子 哼！你睜大了眼睛瞧瞧，朋友！那孩子

是買來的，用錢買來的，你明白了吧！

青年 用錢買來的？

漢子 我用錢買來的，她就是屬於我的。你走

東，我往西，咱們最各不相關。

青年 豈有此理！你不能把錢欺侮人。

漢子 咱們走江湖，奔四海，十年八年也是這

樣的過。你是什麼東西？認清了人就快

滾！別在這兒不好看。(提起孩子)

青年 你今天不把那孩子留下，咱們今天過不

去，老子不含糊你。(把孩子奪回)

漢子 好王八蛋！你罵誰？

青年 我罵那不知恥的流氓，仗勢欺人的畜生

，販賣人口的漢奸！

漢子 他媽的！不懂人情——你還罵不罵；(

突然地抓著那青年工人的胸襟，在他的

臉上猛力拮了一個巴掌。)

青年 (憤怒地扭著那大漢) 你動手！好！不打

你不是人養的，咱一強龍不壓頭地蛇。

拮著這一個身子給你瞧瞧！

(人堆中有一位少年學生更是生氣。)

少年 這傢伙不是好人，非是漢奸！

甲 拐帶人家的小孩。

乙 (搶著說) 他媽的漢奸！

眾人 對！對！漢奸！

少年 咱們抓他！

眾人 抓住那漢奸！打！打！該打！

(一夥看着不平的人都擁上去，幫着青

年工人把大漢打倒，那青年奮力地押住

了大漢的臂膀，把他推在地上。)

青年 狗東西！服不服！

(大漢睜大了眼不敢出聲。)

小香 爸爸！爸爸！(依在牆角裏的小香，看

著一大堆人羣在打架，她急得哭了。)

少年 (詢問) 孩子！誰是你的爸爸？

小香 爸爸！爸爸……

少年 別哭，你叫什麼名字。

小香 我……我叫小香。

少年 那人爲什麼打你？(指著大漢)

小香 他迫我跟他回去。

少年 他怎麼能迫你呢？

小香 我肚子餓，他……他給我吃飯……我不

願意跟他去，我要爸爸！

少年 那麼你回自己的家吧！

小香 先生！我沒有家。

少年 你的媽媽呢？

小香 我沒有媽——媽媽死……了……

少年 你的爸爸？

小香 我不知道……那個人迫著我跟他走，我

就看不見我的爸爸了，先生！他罵我，

揆我，迫我……你快救救我！

少年 好！我帶你找爸爸去！

漢子 (大漢壓在青年的身下，他看見那少年

將要把那孩子帶走，他發急了) 不能，

不能，她是我的孩子。

青年 媽的！漢奸！(拼命打他)

(街上這一大堆的人吵得沸沸騰騰的，

街頭上就來了一個警察干涉他們。)

警察 走開！走開！揆著一大堆人幹嗎？(他

用他的棍子驅逐眾人，自己就擠進了人堆中間。什麼事兒？什麼事兒？

漢子 大叔！

青年 你嚷！不斷把拳頭向他身上送。

甲 林住了一個漢奸！

警察 別吵別吵……放手，不能打架。

（青年工人放手，把大漢推在一邊，大漢從地上爬起來，二人臉上都蒙着汗，全身衣服有好幾處扯破了。）

眾人 別讓這漢奸跑了！（警察抓住二人）

青年 （指大漢）他是漢奸。

漢子 大叔！那傢伙搶我的孩子，他是強盜。

警察 不用在這兒爭辯，咱們一起進局去。走！走！（推着二人）

漢子 那……那不能，我有公事打這兒走過，這強盜就邀了許多人來搗搗，大叔！你得瞧瞧，這成什麼樣子？

青年 狡猾的東西！

少年 拐帶人家的孩子，仗勢欺人——你看！

眾人 不要臉的漢奸！（唾吐那大漢）

警察 不管誰有理，走！警察局去！

青年 （慷慨地）走！咱們走警察局去講理去！

漢子 呢……（窘急）大叔！你是明白人，我有的是公事，不要就誤了我——這兒是我的卡片，有事請勞駕到四爺家來找我……唔……這是一點兒車錢。（他整理着衣服，匆忙着要走的樣子，他從袋裏掏出一張卡片給警察，同時雜着一張五元鈔票。）

警察 （他翻覆看着卡片，又看着鈔票。）哦！原來你是四爺的朋友！

漢子 （得意洋洋）不敢，不敢，咱是四爺家裏的。

少年 （氣憤）什麼四爺！不怕你有錢有勢。

青年 他媽的，你敢當眾公行賄賂！

警察 （冷笑地對大漢）對不起！既然你是四爺家的，這錢咱們不敢拿。（把錢還他）

漢子 不用客氣。哦，也好，回頭再說吧！

警察 什麼事都好辦（欲走）

漢子 對不起！（一手抓住他）咱們先請警察局去，回頭再上四爺家來請安。

警察 不，我有事……

漢子 公事公辦！

眾人 對！公事公辦。

警察 走！走！

漢子 大叔！你……你……怎麼？（他掏出一張五元的塞在警察的手裏，警察不理他。）

警察 媽的！你看我是什麼人物？你走不走？

（拉起棍子在大漢身上背上抽一下，迫着走去。在後面跟着那位從家就義的青年工人。）

（那時，人堆裏又擠進了一位老者，瘦削的臉，塗滿了淚痕。）

老頭 小香！我的小香！

小香 （小香聽得是爸爸的聲音，他喜歡得跳了起來。）爸爸！爸爸！

（眾人的目光本是目送着警察進去，現在又注重在小香的身上。）

老頭 小香！我的好寶貝！怨苦了你了。（他痛苦地流着淚。）

小香 爸爸！我找你好久了，你在那兒？你把我丟了嗎？

老頭 小寶貝！爸爸不會忍心把你丟了的。（少年在他們身邊。）

少年 呢……老頭兒！這就是你的孩子？

老頭 （抬起頭）是的，先生！是的，我的孩子，我祇留着的一條命根子。

少年 你的孩子差一點給歹人帶走了。

老頭 多謝先生——那祇能怪我。老糊塗，老混蛋。（自己責打自己。）

少年 你是不是把孩子賣給了人家？

老頭 是……是的……孩子我怎麼能捨得，唉！天哪！我怎麼會把孩子賣給人家呢？

少年 你做出這種狼心的事。

老頭 我狠心，我該死，先生，其實誰的爸爸都不會忍心賣了自己親生的孩子——可是，我們肚子餓了二天了，可憐的小香我怎麼能看着他餓死。（他抱着孩子）孩子！你原諒我吧！爸爸不能養活你，就狠心把你賣給人家……

小香 爸爸！我累苦了你的。

老頭 不，好孩子！我不能離開你。你走了，我好像沒有了我的命——我怎麼捨得你跟着別人走，我一直地跟着，跟着，看見你哭得悲慘，看見你挨着毒打，我的心快要爆炸了，比死還要難受。

少年 那你能寬誰呢？

老頭 寬我，祇能寬我自己，一條漢子不能養

活一個小孩，我寬我的命苦啊！

小香

爸爸！不要傷心吧！

孩子！你的命也苦，媽媽死了，爸爸沒有好待你，有着好好的家，沒有好日子過，有着好好的田咱們也會挨餓。

你的家在什麼地方？

少年

家早已沒有了！——我住在江灣，自從日本鬼子打到上海，沒有二天咱們的家就給毀了，咱們還不肯離開，捨不得走，誰知道那沒有人心的鬼子，不斷的放火燒我們，用刺刀殺我們，可憐小香的媽

，就在這時給火燒死了！——先生！咱們不得不亡命的逃難啦……

少年

祇有你們二人逃出來嗎？

有二個兒子在「一二八」的時候死去了，現在祇剩咱們爹兒二人，從家裏逃出來，整整的走了二天，沒有休息，沒有飯吃。先在！那是人能受得了的嗎？

少年

媽的！都是那鬼子——日本帝國主義

日本鬼子爲什麼要壓迫咱們老百姓呢？那誰知道他們的野心，祇要你記着，日本鬼子是怎樣壓迫我們的。

老頭

我永遠的記着，先生！我忘不了五年前

給鬼子殺死的二個孩子，我忘不了小香的媽，忘不了咱們的家，忘不了我今天到了這步田地……

少年

祇要記着，將來總可以復仇！

老頭

我永遠記着，日本鬼子就是咱們的仇人

——孩子！你也別忘了，咱們要報仇。現在你們怎樣過活啦？

老頭

先生！咱們是逃難的，白天抱着肚子挺餓，黑夜又縮在牆角裏受冷，難民收容所擠滿了人，這兒不是咱們就下的了，咱們祇有走！

甲

走！到那兒？

老頭

走！走得遠遠的。

乙

你是那鄉人？咱們送你回鄉去。

不——家鄉已不是咱們的了，有許多許多人像我一樣的不能回去，這兒也不是多我一個，反正這兒不是多我一個。

乙

你的家鄉在開外嗎？

是的，先生！咱們是潯陽，你們不記得嗎？六年前九月十八的那一天，日本鬼子佔了東北，殺人放火，苦的都是我們的老百姓，我們帶了家逃到南邊來，但是，不到二個月，上海也鬧了起來，回想起來已有五六年了。

甲

那麼說起來你還是不能走啊！

不走不能過活，走了還不是是一樣？不，咱們都是同胞，咱們一定救你。咱們可以救你，並且還要救濟許許多多像你一樣受難的同胞。

老頭

多謝二位先生，但是——

這兒我有五塊多錢都送給你，買些貨物做做小買賣。

甲

多謝……（老頭子感激地跪在地上，甲

把錢放在他的面前。）

乙

我也有二塊錢，（從袋子裏掏出來放在

一起。）

少年

咱們把所有的盡量捐出來吧！（他把他自己袋裏所有的錢都放在一堆。）

甲

祇要每一個人肯幫助，咱們就可以救活許多患難的同胞了。

乙

來吧！同胞們！有錢的出錢吧！多捐一個錢就多活一條命！

少年

（跳在中間向大眾演說。）

同胞們！聽呀，炮聲多麼的響，日本帝國主義不停的壓迫我們，所遭難的都是那些窮苦的難民——妻子兒女失散了，父母兄弟殺死了，他們不能過活。你們瞧瞧，這裏一個可憐的老頭子，一個弱小的女孩子——他們的財產給鬼子搶了，他們的家是給鬼子燒了！——好容易逃到了此地，二天沒有吃到一點東西。你們忍心看着他們活活的餓死嗎？不——咱們要救濟他們。

（衆人都把錢捐出來，撒滿一堆。）

同胞們！起來吧！中國人應該救濟中國人，咱們都是日本帝國主義鐵蹄下受難的同胞！大家快些聯合起來向日本鬼子抵抗！「九一八」「一二八」咱們的

怨仇還沒有報。現在鬼子又來壓迫我們了，咱們不願意再做奴隸，咱們要反抗！起來吧！不願意作奴隸的人們，同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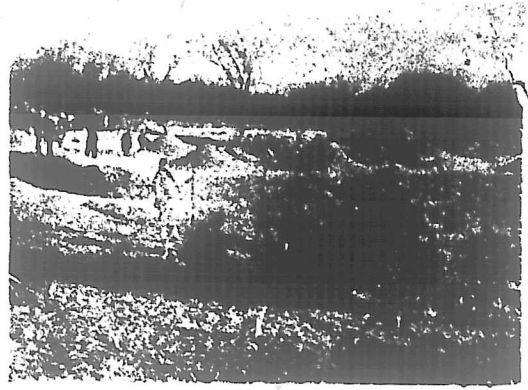
協力，打倒咱們的仇人日本帝國主義！

衆人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完）

重炮轟擊敵
人的軍艦



平射炮驅逐
敵軍的步兵



野炮破壞敵
方的陣地



高射炮擊毀
敵方的飛機





中國海的怒潮

觀志



蟻社救亡流動宣傳隊通訊

九月廿二日下午四點多鐘我們到達西站，在旅客哭喊紛擾中，經過許多艱難才擠進車廂，六點〇五分車輪徐徐移動，它將我們帶上征途，暫別了，社友們！

車輪由緩而快，人聲由嘈雜而變冷靜，孩子們也漸入睡鄉，這時祇有車輪和鐵軌磨擦發出軋軋的聲音，爲了避免敵機轟炸，車裏沒有一些燈光，天空裏僅留着一輪慘淡的秋月，發着微弱的白光，給了我們一線光明。經過廿餘小時的站立和飢餓，直到廿三日下午四時到了南京。安放了行李，趕緊去解決一日夜未進飲食的肚皮，到了一家小麵店，一問物價，各人又加了一重心事，一碗陽春麵要兩百文，而且還不能飽，但在整個經濟預算之下，只好緊緊褲帶委屈一下肚皮了。當天因時間已晚，就在一位林先生的客堂間地板上過了一夜。

二十四日一早就去找比我們先來京的副領隊張庚，承各友好的指示和幫助，到廿八日我們將一切手續辦妥。

二十九日早七時乘京杭國道長途汽車，於十時半到溧陽，蒙縣政府替我們找了住處，睡的問題解決了，爲了不願受地方的供給，膳食仍是我們自理。

溧陽是一個小縣，以蠶絲及米的出產爲大宗，人民三十萬以救國公債攤派三十五萬看來，不算頂富足的縣地，人民知識程度很低，只有六所小學和一所初中，對於抗戰雖有點了解，但很模糊。當我們下車進城時，有許多老

百姓圍着我們當新奇事物看。他們不知道我們是什麼人，有人說是打杖不開學，從南京回來的學生，有人說我們是難民，還有人說我們是漢奸。

縣中組織有抗敵後援會，但沒有什麼工作表現，參加後援會的一般青年非常苦悶；所以剛到縣府，已經有許多青年來找我們了。他們多半是外面回來的學生，店員，也有工人。其中一部份爲青年抗敵宣傳隊的，比較水準高些，另一部份直屬於抗敵後援會的水準很低。廿號夜我們去赴後援會的茶會，在餘興中，這些天真的青年朋友爲我們表演些黎派歌舞，使我們大出意外之外，但他們是絕無成見的，馬上感覺到慚愧，立刻有人勇敢地立起來把他們在早上學的救國軍歌唱起來，雖然唱得不怎麼好，但仍然唱下去了。當他們一面唱黎派歌，一面抽着香烟的時候，我們眼睛裏所見的是一羣不良少年，但在這時候，我們只見見努力向上的青年而深深地被他們感動了。

我們剛到溧陽的一天，發現傷兵們普遍的知識水準實在比民衆高得多。但他們有許多苦悶，他們愛國的熱情很高，爲國家犧牲的實在太大。有一個傷兵，他是機關槍手，因爲戰陣的經驗不多，所以洞穿着胸部受了彈傷。但他想應當再打下去，就繼續發了四十發子彈，到底爲支不住而向後爬着退了下來，中途又在右膀子上中了一彈。滾着向後，被人抬回，現在胸部的傷已醫經好了，但膀子上的沒有法子



醫好，醫生勸他割掉，他堅持不肯。告訴我們說「有了這膀子還可以上前線，割掉了就不能去了啊」，聽說假使不割是很危險的，但他很樂觀，相信一定會好起來。——諸如此種的實在太多，寫也寫不完。但是另一方面，他們生

活很苦。現在天氣已經很冷，沒有衣被。同時他們生活非常枯燥無聊，我們來據他們說使他們快活得比發餉的那天更加快活。在我們住的旅館裏，一天到晚不斷地有傷兵們來閑談，我們現在已經爲他們把兩間房子中之一間，開放做閱覽室，把我們帶來的流動文庫陳列在那裏。同時我們也上醫院去教他們唱歌，現在已經教會了一隻救國軍歌了。



·十·字·街·頭·的·演·講·

我們在這裏所想做的是：極力使民衆和傷兵之間的情感打成一片。這必須多多在兩方面的宣傳上做工夫；其次是幫助當地青年使他們在我們走後能繼續我們的工作。我們現在正幫助醫院方面籌備傷兵俱樂部，和後援會合作辦壁報。

十月六日起我們和本縣抗敵後援會聯合舉行歡迎傷愈將士歸隊大會。會址在滎陽大戲院，形情非常熱烈緊張，我們參加了幾個歌唱，並且演了「東北之家」和「一家人」。

九日我們又叫了一條小船，出發到滎陽卅多里的戴埠去。夜裏九點鐘到了戴埠，但在我們的感覺中已經是很晚了。因爲在鄉下的時間比起都市來在感覺上是不同的。我們在電筒和燈籠的引導中穿過了漆黑的街市，到了一個飯館裏。這裏當地後援會幹事們爲我們預備了很豐盛的夜飯，在一個水鄉的小鎮上，夜裏吃着很適宜的晚餐；主人們又是這樣熱情，這實在是我們最開心的事了，但頗不像一羣做救亡工作人的行程，所以一面吃着，一面覺着很不過意。

當夜我們歇在一間客店裏。這是戴埠的後援會給我們找的住處。從上海南京來到土牆板床的屋子裏，在煤油燈光下，總很懷疑，不免想這也算是旅館嗎？可是我們卻并不出錢，是鎮公所徵發給我們住的。在這戰爭的後方——人夫，船隻，和我們所住的這種客店，徵發的時候很多。我們數次移動，所用的驢子和帆船全都是徵發的。客店的主人是一個寡老太婆，向我們訴苦道：要我替國家出錢是可以的，可是這麼多的徵發，我們吃什麼呢？我們想，政

府爲了軍事上的必要而徵發民力物力這是沒法子的事。但像我們，也來享受這種權利，實在太不應該，所以決定不接受各地方當局的此種優待，而且在這既成事實上加以稍許的補救，私自給他們一部份錢。關於這種徵發制度，我們覺得有兩點應該改革；第一應當先使老百姓充分了徵發的意義，第二要絕對防止各地方當局的濫施徵發，這樣一方面可以教育老百姓，提高他們對於民族解放戰爭的認識，同時也就可以啓發他們對國家供獻的自動性，否則仍是舊式官府對人民的老關係，在這全民蔭蔭加抗戰的今日，實在是非常有害的現象。

戴埠是滎陽縣第六區的首鎮，一個相當繁盛的鎮市，在內地一個縣城也不過這樣了。這第六區是滎陽是出人材的地方，義務教育是全江蘇最發達的地方，人民的知識程度和秩序比縣城的好得多，一般的公務人員，小學教師都比縣城的活潑熱情，而且頭腦清楚得多。我們在這鎮上工作了兩天，發現了老百姓也很能自由發表救國的意見。並且一般的很關心國事。這裏的後援會成立不久，工作表現雖不多，但相當的努力。過去這兒有幾位都因愛國入獄過，現因統一完成，都回鄉工作了。這裏的民情之好，他們幾位的力量是很不小的。在這裏的兩天，第一天剛剛是國慶日，我們參加了全鎮的儀式之後，就在茶館裏宣傳，下午在廟裏的戲台上演戲和唱歌，演的是「警號」，因爲先經過本地話說明，觀衆都非常了解。他們聽說我們在城裏演過「東北之家」，一定要我們也給他們演，所以第二天下午我們繼續了一回表演。

這第六區的各鄉都來要求我們去宣傳。後援會的朋友們覺得在山裏的三個鄉；同官，山丫橋，河洛橋是有一去的必要。這些是位置在蘇浙皖三省交界的地方，包含着礦區，有許多

礦工。不過這裏有一個問題，我們必須趕快回城，否則就要超日期了。因工作當前不做，自然是成不成的，決定分成兩隊；一隊去同官，一隊出山了橋，各留一日，同到洛河橋會合。去同官的一隊由張庚率領，用牲口背着行李，全體步行出發，這條路是廿八里山路，風景本很幽美。這天剛是舊曆重陽，我們居然登高，看來很是幸福，可惜昨夜宿雨初晴，路上泥濘非常難走。我們祇好俯頭走路，無法欣賞風景了。

我們深入山中，這才覺得路正是到了窮鄉僻壤。在這裏也有壯丁義勇隊的訓練，也有一所小學，很不湊巧的是礦山裏今天演大戲，許多人去看戲了。我們在鎮上唱了幾隻歌，演講了一回，就立刻動身上礦山去，鎮上離礦山六里，要翻四五個山頭，到這時已下午四點多鐘了。

這裏的煤礦，是用老法開採的，沒有通風和抽水設備，工人的面色全是灰白的，下井的繼續勞動是八小時，工資最高是八角，最少是四角。工人多半是山東，河南，徐州一帶的人，還有少數的東北人。在這一帶像宜興的張清和長興都有這種土礦，平日礦產的運輸都是靠獨輪小車，運往錫宜等地。自戰事發生後，本來不能賺錢的公司，因運輸不便，頗有停頓的。張清的礦現在已經停工，失業的工人毫無妥善的辦法解決生活，這裏的礦工因了前車之鑒，正在自發地組織工會來保護自己的利益。

工人們比農民究竟進步得多，他們一面為自己的利益着想，但也不忘記國家，加之其中有許多都是從東北來，所以自亂戰發生後，他們就想組織游擊隊，一面保護地方，一面在必要時也可為國效力。

我們在這裏逗留了十五個鐘頭，在苦惱的中間插進一齣「警號」和幾隻歌，效果很好。演戲的時候，既沒有裝置，也沒有前幕，台

的三面對着觀眾，開場時病人自己走去坐在床上，完結後死人一個個爬起來走進去，可是觀眾一點也不覺得好笑。有一位當地青年批評我們說，許多的台辭如能直接向觀眾說，效果就更大，他的話是真實的，很有給我們考慮的價值。

去山了橋的一隊由何懼率領，到達後在壯丁，學生之中演講了一回，那裏沒有戲台，就在空場上演了一齣「放下你的鞭子」，並不依照原來的台辭，而是自己臨時編的。為了即景之故，把東北難民改成了上海難民。最後由「父親」請了一位自己隊員出來演說，在形式上可說是別緻而自由的。

我們宿店的主人是一個很有趣的人物，年齡已今七十三歲了，可是身體健旺，高大過人。他曾參加台灣之戰，安南之戰，受過傷。說到現在的對日戰爭，他興奮極了，說如果仍舊是刀對刀，槍對槍，他還要上前線去呢。早晨九點，大家在河洛港聚齊，就在那裏開始宣傳，下午演了「東北之家」和「一顆炸彈」，唱了幾個歌。

這次在第六區的工作，可以說是活潑而愉快的，當地的人和我們打成一片去宣傳，我們演戲，他們用上話說明，也參加進來演一個角色。運用趣味的方法，活潑的土語演講，和我們的合作非常密切，所以這次工作成績是出發以後最優良了。

在十五日早晨，我們聚在一個小船上回城，當地的人依依不捨地送我們。我們的船走動了，他們都張着兩手呆地立在那裏，像是要擁抱着我們不放似的。我們的視線將要被河岸遮斷了，忽然我們的情感再也忍不住，齊聲高唱起來：

「國土在我們腳下，敵人在我們眼前，救亡的責任，擔在我們兩肩，全國的民眾，擁着我們向前」

在救亡工作中，我們成了親密的兄弟了。

戰地

第一期

編輯者

羅毅 孫

鄭觀 凱

卓觀 志

陳其 蕃

發行者

卓觀 志

出版者

戰地社

總經售

五洲書報社

每冊一角

二十六年十一月四日出版

本刊已呈請登記

記大場

宋潮

這是值得紀念的一夜，也就是值得紀念的
個地方——大場——現在已經被惡魔的巨手
掠了，記得在二個月以前一個初秋的夜晚，
際吐着一層薄霧，秋風是毫不放鬆地要啣着
戰慄的身軀，我們的車子由江灣向大場的路
展動着，我們要想脫離這危險的地帶，不多
遠遠地喊出一聲「停車」！我們當然是要停下
，在電筒的光芒裏我看到了一張緊張嚴肅的
孔，是我們的兵士，他戴着一只鋼盔，穿着
齊的制服，鎗拿得更有精神。經過了詳細
詢問，我們才得到通行，開過了場中路，兩
田裏就隱伏着我們的駐軍，路上也查得更嚴
了。車裏人數又那麼多，一共擠滿了八個人
灰沙迎面的撲來，有時我們暫時的開一四車
，向前駛去，那時東方漸漸地吐着魚白色了
在霧的漩渦裏隱約地可以看到用花草護着的
兵們在蠕動，瞭遠地顯出了高樓大廈的輪角
這是一幅多麼有意的都市和鄉村的對比圖，
氣太好了，雖然覺得惺忪的睡眠不能支持下
，可是農村的風味已好久沒有領略了，這時
顧不了什麼。路上也有農夫們挑着小菜去趕
市，幸虧他們，才指示了我們到租界的路線
在我的腦袋裏大場始終是有一個好印象，可
現在已淪入了敵人的毒手，牠不知被摧殘到
何程度哩！我想等我第二次再去的時候，牠
使我悲傷和憤怒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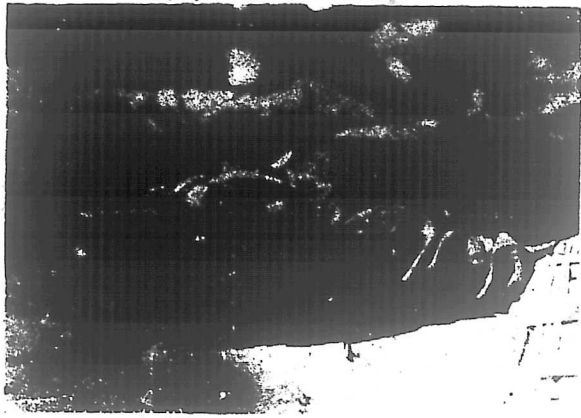
不幸大場鎮的失守，我總是認為這是偶然
犧牲，不足以影響我們整個抗戰的決心，何
這是我們全上海的四分之一的土地，敵人已
化了很高的代價，才得了這一角的焦土，反
我們還有地勢好的地方可以作戰，南市，浦
都有我們堅結的戰陣，所以我們用不了自餒
我們的戰場大着呢，西戰場也在痛快地大屠
着，開北大場的失守是偉大的壯烈的，那裏
送了多少戰士的軀幹，灑遍了多少勇士的熱
，開北的孤軍還死守着，他們不願意放棄他
抗戰的責任，所以辜負了英軍的誠意，不願
租界來，他們準備作最後的死戰，勝利之花
經在綻放了，期待着吧！

現在我們要決心犧牲到底，才能夠得到最
的勝利，鼓足我們的勇氣吧！我們要進攻大
場！要保衛大上海！



日本六次增援帶來了許多
武器把火藥的種子播滿
了整個中華
岑君

毒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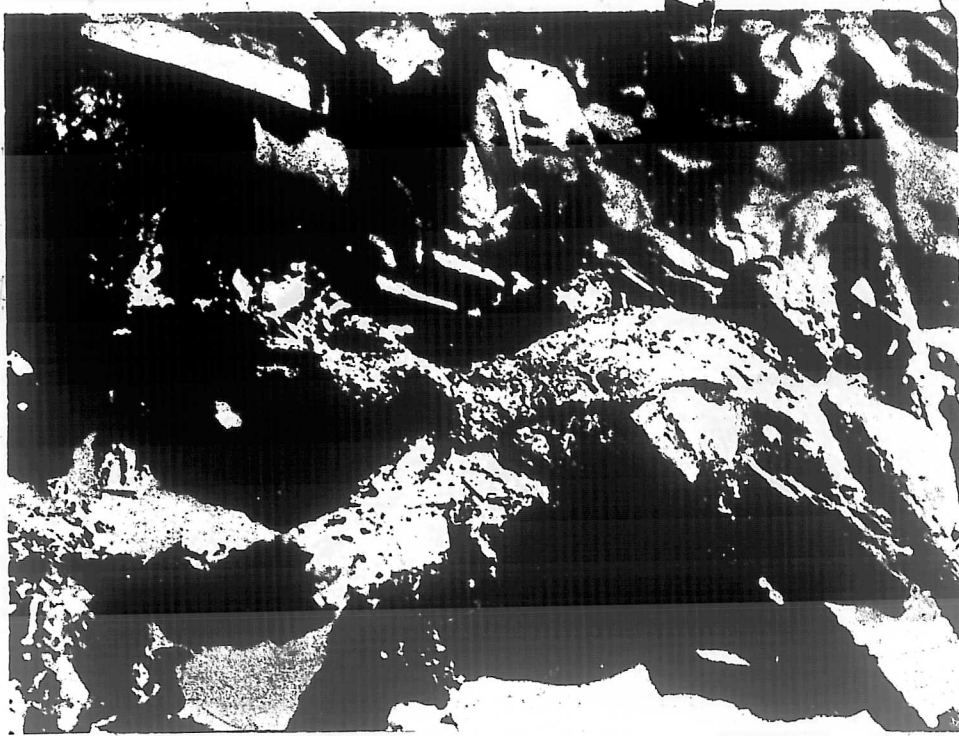


這裏堆滿了
人家的父母。
這裏堆滿了
人家的妻女。
這裏堆滿了
人家的兄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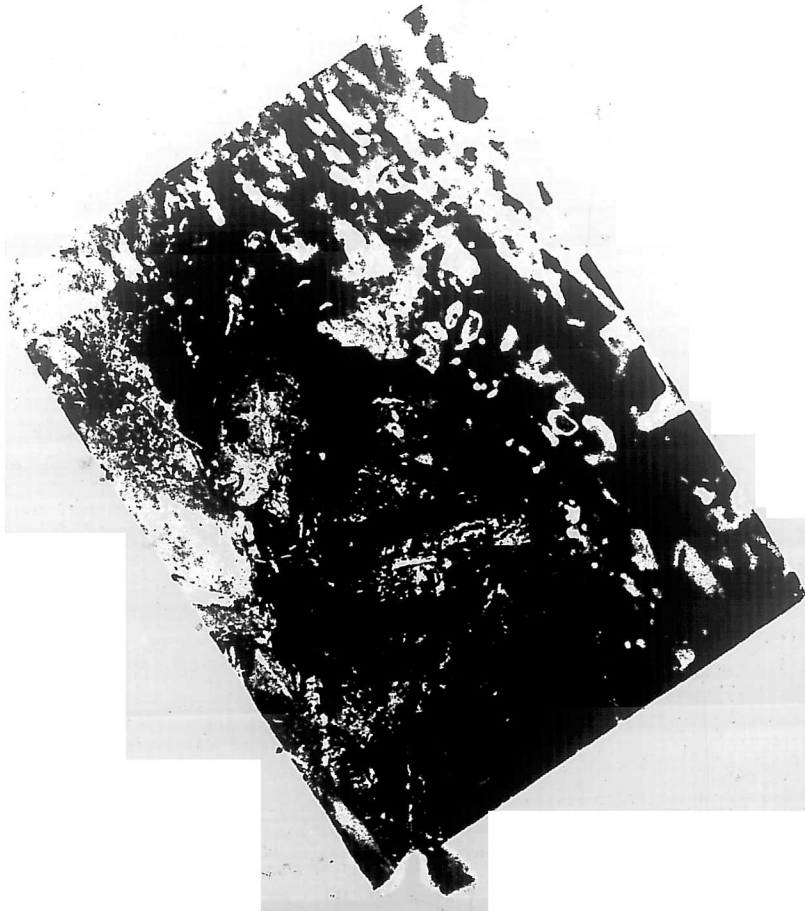


R
390.5
430.30

誰忍心看我們的同胞焦爛！
誰忍心看我們的同胞慘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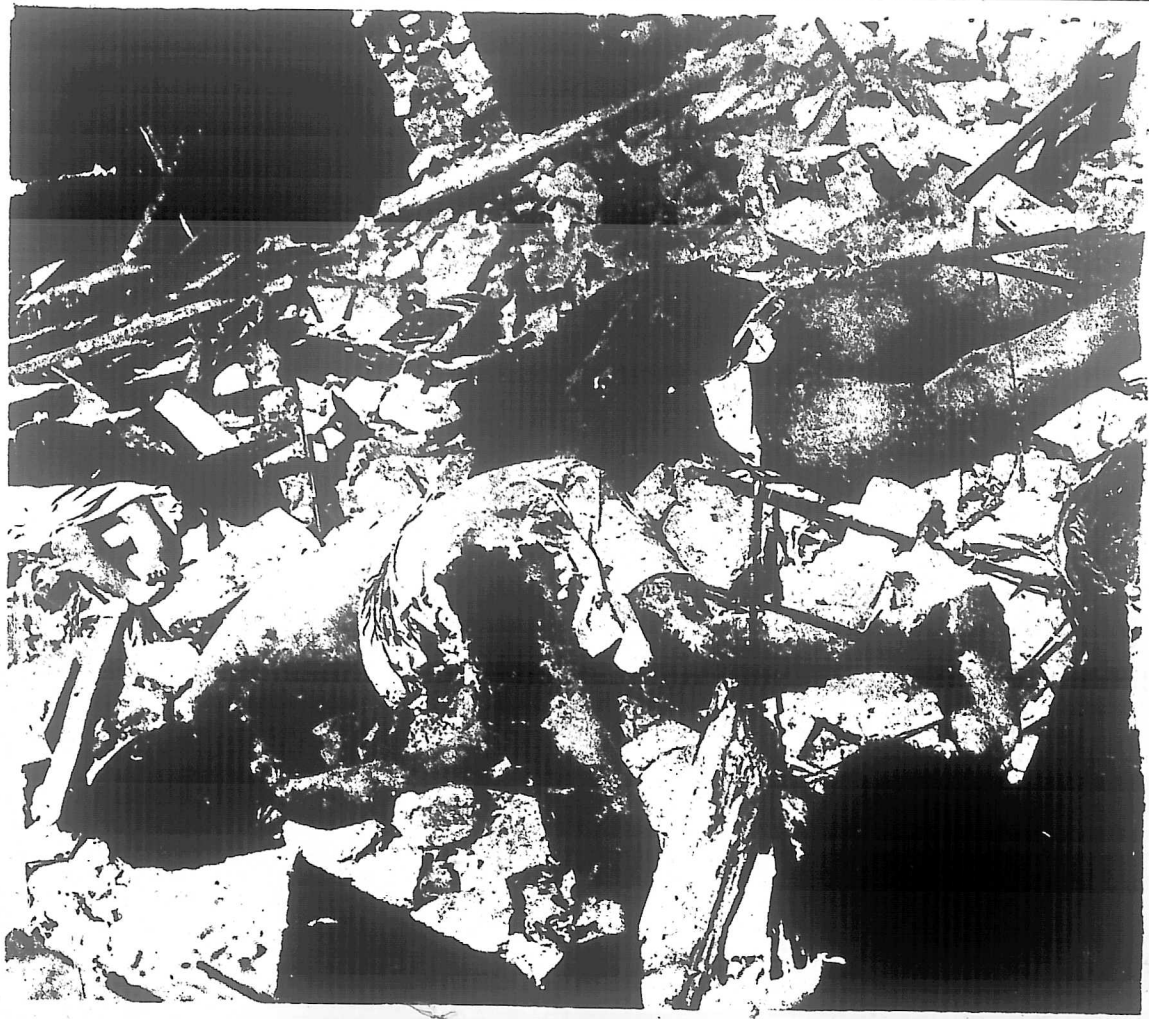


。幾十年來中國受盡日本蹂躪的。



冤仇歟？
罪惡歟？

！者毒荼此受汝使其誰



• 圖影戰 •

片 一 成 打 肉 和 血

